

點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川上唐樹康

長
關
書
經
卷
一
七
三
重
三
一

亦
志
八
節
八
讀
八
讀
八
讀
八
讀

杉
氏
注

善宋川家

文讀本

光緒戊寅七月沈文煥篆



村松

沈確士先生所選唐宋八家文流傳
東國徂徠山陽諸儒為之評近學
校既開盛行於時江戶之士請敘
其簡端夫聖人之道自格至誠正至
脩齊治平內根於心意外發於言
行然而道非文不著故孔子之教

門人先孝弟而後學文及論四教
則文冠行忠信之首於藝文以載
道其用闕矣上古之文渾噩精奇
中古之文汪洋廣大然其所以能致
此者根柢學術原本經籍故發為
文章譬如日星河嶽光耀氣象巨

古不可磨滅唐宋以還昌黎其較
著者也後學不達離道言文則其
識不免於卑靡其語不免於詖適
而文亦鄙薄不足觀矣方今東方
人文蔚起有志於學其取是選以
為童蒙之軌範也固宜由是而研

堯四書六經以求聖人之道則用之
政治可以致君堯舜退而為文亦
必高深爾雅且以為維新之盛事
余雖賓使亦有厚望焉

大清光緒四年戊寅秋七月嶺南
吉水何如璋序於芝山使館



大清欽差全權公使大臣二品頂戴翰林院侍講何如璋

點唐宋八家文讀本序

事業文章一以貫之唐宋八大家皆然按韓
為監察御史時上疏極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
在民憲宗將平蔡御史中丞裴度具言賊可滅
與宰相議不合韓為中書舍人亦言淮西必敗及
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韓行軍司
馬韓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淮西平遷刑部
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韓上表極諫憲宗大

怒貶潮州刺史移袁州有政績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延湊韓為兵部侍郎詔韓行宣撫衆皆危之穆宗亦詔無必入韓遂疾驅入以言語屈延湊使息叛謀天子悅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其灼大節有如此者按柳貞元時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抃文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元和時徙柳州設方計贖奴婢其為政仁矣柳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

廢遂不振蓋命之窮也非其才之罪也按歐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及范仲淹貶知饒州諫官高若訥獨不言歐遺書責之坐謫考陵令仁宗用天下名士召歐知諫院未幾拜右正言知制誥會保州兵叛歐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後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復為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未幾參知政事最後為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歐立朝謹直不

回身任衆怨。屢困蹙而不改其操。學者求見與
語。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
政事可以及物。此足見其志之所存矣。按三蘇
獨老泉修禮書。為太常因羊禮一百卷。除此
外。無事可見。然志存經綸。念切民物。非徒弄
筆翰者比也。子瞻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
愛君為本。挺大節。每為小人所忌。惡知杭
州時。饑疫並化。治之有法。浚二河。完六井。築

湖堤。民多便之。家有画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云。
子由始官屬。三月條例。爭青苗法。元祐時。歷右
司諫。起居郎。舍人。戶部侍郎等官。代子瞻為翰
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
會調傳之說起。子由上疏斥其非。遂已。為門下侍
郎時。西邊騷然。子由極論帥臣生事。用兵非直。
後蔡京當國。致仕。不復與人相見。以至於歿。生
平愛君。知無不言。酷肖其兄。按會經太平司

法參軍。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實錄檢討官。通判越州。轉知齊州。徙襄及洪州。加直龍圖。知福州。後徙明毫滄三州。皆有政績。饑歲。諭富人出糴。貸民種糧。隨秋賦納。為洪州時。王師萬人征安南。先期區畫供頓。迄過。市里不知。官至中書舍人而卒。其政事之才。豈多讓文章哉。按王仕至宰輔。行新法。以是毒天下。然此非獨王之罪。當時激成之者。亦不得分任其咎。要之。王亦一

代人豪。非區區文墨之士也。由是觀之。文章事業。曷嘗有二致哉。若夫論八家之外。漢則晁錯賈誼。唐則魏徵陸贄。宋則韓范。司馬明則劉基王伯安。其最表表者也。後之學文者。苟能於是致思。則庶乎其不誤于所嚮矣。點注唐宋八家文讀本。刻成。因序以是言。

明治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江戶 敬宇中郎正直撰



序
唐宋八家文始於茅氏鹿門撰次後儲氏同人病其疎漏因增益之倍
有加矣予賦性謏陋少時誦習秋十之三四年既長亦嘗綜覽兩家選
本并八家全文而精神貫注仍在少時誦習者既因門弟子請出向時
讀本粗加點定俾讀者視為入門軌涂志發軔也或謂八家之文果皆
以言載道有醇無駁者乎應之曰文之與道為一者理則天人性命倫
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刑政欲稍增損而不得者六經四子是也後此
宋五子庶能表章之餘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醇駁相參奈何於唐宋
八家遽求其備乎今就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見道者然如昌
黎上書時相不無踈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
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穎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

序

唐宋八家文始於茅氏鹿門撰次後儲氏同人病其疎漏因增益之倍
有加矣予賦性謏陋少時誦習秋十之三四年既長亦嘗綜覽兩家選
本并八家全文而精神貫注仍在少時誦習者既因門弟子請出向時
讀本粗加點定俾讀者視為入門軌涂志發軔也或謂八家之文果皆
以言載道有醇無駁者乎應之曰文之與道為一者理則天人性命倫
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刑政欲稍增損而不得者六經四子是也後此
宋五子庶能表章之餘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醇駁相參奈何於唐宋
八家遽求其備乎今就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見道者然如昌
黎上書時相不無踈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
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穎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

相違甘而南豐半山於揚雄之仕莽一以為合於箕子之明夷一以為
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此尤繆戾之顯然者然則八家之文亦
醇駁參焉者也或謂如子言後之學者唯應於宋五子書是求而通問
途於唐宋八家之文則何也應之曰宋五子書秋實也唐宋八家之文
春華也天下無驚春華而棄秋實者亦即無舍春華而求秋實者惟從
事於韓柳以下之文而熟復焉而深造焉將恠怪奇奇渾涵變化與夫
紆餘深厚清峭迤折悉融會於一心一手之間以是上窺賈董匡劉馬
班幾可縱橫貫穿而摩其壘者夫而後去華就實歸根返約宋五子之
學行且徐驅而輪其庭矣若舍華就實而徒敝敝焉約取夫樸學之指
歸窮其流弊恐有等於獸皮之鞣者吾未見獸皮之鞣或賢於虛車之
飾者也文刪存三十卷鈎畫點讀稍分眉目初學者熟讀深思有得於

心由此以覽茅氏儲氏所并窺八家全文更有曠然心目間者治經
義者有得於此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於此外此唐則有李習之杜
牧之孫可之宋則有李昉伯司馬文正公王梅溪陳同甫文信國諸公
文俱當蒐討畋漁者學者尚究心焉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仲冬月

長洲後學沈德潛撰

凡例十則

一昌黎出入孟子陶鑄司馬子長六朝後故為文字中興維時雄深雅健力與之角者柳州也廬陵得力昌黎上窺孟子老泉之才橫矯如龍蛇東坡之才大一瀉千里純以氣勝穎濱淳蓄淵涵南豐深湛經術又一變矣要皆正人君子維持文運半山之文純粹狠戾互見其而存之勿以人廢言可也讀八家文如見其學問心術并其所際之時事推論之方不膚泛

一賦為古詩之流主文譎諫卒歸於正然既為韻語則與散體文自別雖前人選本有采入者茲仍舍游論體裁也

一是編為初學讀本故繁從其簡且半屬家塾中誦習者第士書表奏劄子學者他日拜獻之具而碑版墓表墓誌特備作史家蒐討采擇

者不可不講求於平日。故韓歐王蘇諸大篇選擇增入志古者宜究心焉。

一文中事有關係者每考諸史傳旁及諸文籍記載或錄為總評或列於旁批俾讀者兩相証印亦尚友古人之一助焉若紳官野乘不敢泛入。

一文有評點以清眉目有勾乙截住段落井然然必窺其立言之意與前後提掇照應往來順逆斷續離合諸法本文中固有者一為指畫非敢取古人之文強就臆說也且恐觀縷紛紜轉歧學者心目故語從其簡。

一前人評論故宜采入然必議論精當有知人論世之識者始搜擇之無容誇多闢靡也至於徵引典故語屬艱深及關切時事有待考核者亦注釋一二若人人意中語胥從闕如。

一文不嫌於熟然太熟而薄則不能味美於回昌黎如與張僕射書與李秀才書送何堅序之類廬陵如醉翁亭記東坡如喜雨亭記之類編中汰之嫌其熟實嫌其薄也若昌黎上下襄陽書後二次上宰相書與陳給事書代張籍與李湘東書之類此又因其推挫浩然之氣當分別觀之。

一字有四聲初學誤讀者多矣茲按其平上去入加一小圈閱時心目了然然此為黃小計也若大雅君子亦何需乎此。

一八家文中相沿譌字譌音習而不察如中興之誤中興蒼黃之誤倉皇疑丞之誤疑丞閣下之誤閣下孤負之誤辜負刺刺從來不能休誤為刺刺從來汨汨從來然矣誤為汨汨從來如此之類不可枚舉已於本

文中更定注明復泚錄於此學者及求其元本思之則爽然矣
一是編為少時所讀隨手點定共書二十四卷雍正乙卯攜之京師又
增八卷評點略有更易乾隆己未復之京師又刪去二卷己巳歸吳
顧子祿百見之謂是書簡而明可以閱世惜乎鋟版多費未能也與
陸太守聞亭商之聞亭捐贊力任其事十閱月告成中間斟酌參訂
兩君為將伯之助云

此書之編定也其始於乾隆己未而終於乾隆己巳其間閱歷三十餘年矣
其始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其終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
其始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其終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
其始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其終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
其始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其終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
其始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其終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
其始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其終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
其始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其終也吳興沈氏之子沈德潛所編也

點唐宋八家文讀本目錄

韓愈退之

卷一

原道

原人

原毀

伯夷頌

讀荀子

雜說四

進學解

卷二

原性

原鬼

對出問

師說

雜說一

獲麟解

愛直贈李君房別

論佛骨表

為裴相公讓官表

復讞狀

爭臣論

張中丞傳後序

卷三

上宰相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答元侍御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孟東野書

潮州刺史謝上表

論今年停舉選狀

禘祫議

諱辯

釋言

應科目時與人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與孟尚書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與衛中行書

與崔群書

答劉正夫書

答呂襲山人書

卷四

送鄭尚書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治所序

送殷員外序

送石處士序

送楊少尹序

送王填序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翊書

答尉遲生書

與汝州廬郎中論薦侯喜狀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區冊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王秀才序

送許鄆州序

贈崔復州序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齊暉下第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鄂州谿堂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

卷五

河南府同官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畫記

太學生何蕃傳

巧者王承福傳

毛穎傳

平淮西碑

南海神廟碑

黃陵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曹成王碑

烏氏廟碑銘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卷六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司徒垂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唐中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施先生墓誌

自曜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祭馬僕射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貞外文

祭十二郎文

鱸魚文

柳宗元子厚

卷七

獻平淮夷雅表

駁復讐議

桐葉封弟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捕蛇者說

觀八駿圖說

箕子碑

封建論

劍門銘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蕭翰林佖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卷八

送澥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愚溪詩序

序欽

陪永州崔使君遊燕南池序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興州江運記

四門助教廳壁記

道州毀鼻亭神祠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永州新堂記

卷九

始得西山宴遊記

鉅錕潭記

鉅錕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山水近始可遊者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唐故御史周君碣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陸文通先生墓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段太尉逸事狀

梓人傳

種樹郭橐駝傳

宋清傳

童區寄傳

歐陽修永叔

卷十

論選皇子疏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宜示外廷劄子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修河第三狀

本論中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中

春秋論下

朋黨論

殿因論

卷十一

上范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

答吳充秀才書

答祖擇之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江隣幾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內制集序

刪正黃庭經序

集古錄目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楊寘序

卷十二

吉州學記

曹樂亭記

偃虹隄記

有美堂記

岷山亭記

真州東園記

王彥章畫像記

樊侯廟災記

記舊本韓文後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

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卷十三

祖德石先生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鼎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卷十四

胡先生墓表

石曼卿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瀧岡阡表

禮樂志論

食貨志論

藝文志論

伶官傳叙論

宦官傳論

周臣列傳贊

一行傳叙論

唐六臣傳後論

蘇

洵明名

卷十五

議修禮書狀

上歐陽內翰書

上田樞密書

上韓樞密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禮論

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春秋論

卷十六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六國論

高帝

朋論

諫論上

學妃論

辨姦論

卷十七

審勢

任相

養才

蘇氏族譜引山刻書

木假山記

名二子說

蘇軾子瞻

諫論下

管仲論

審敵

御將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張益州畫像記

仲兄字文甫說

上相書

卷十八

議學校首舉劄子

上神宗皇帝書

卷十九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論積欠狀

秋山論匈奴和親

到黃州謝表

到昌化軍謝表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卷二十

諫買浙燈狀

再上皇帝書

杭州召選乞郡狀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謝量移汝州表

乞常州居住表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刑賞忠厚之至論

既醉備五福論

伊尹論

論周東遷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宋襄公論

范文子論

卷二十一

屈到嗜芟論

論商鞅

荀卿論

韓非論

論養士

論始皇漢宣

論范增

留侯論

賈誼論

龍錯論

卷二十二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五

決棄敵

無沮善

救教化

教戰守

蓄材用

倡勇敢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卷二十三

上梅直講書

答李端叔書

答張文潛縣丞書

與謝民師推官書

與李公擇

六一居士集序

韓魏公醉白堂記

寶勳堂記

凌虛臺記

放鶴亭記

卷二十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稼說送張琥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范文正公文集序

龍君成詩集序

李氏山房藏書記

眉州遠景樓記

超然臺記

石鐘山記

表忠觀碑

日喻

剛說

書吳道子畫後

書蒲永昇畫後

亡妻王氏墓志銘

蘇轍子由

卷二十五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六國論

隋論

卷二十六

方山子傳

祭歐陽文忠公文

為兄軾下獄上書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乞誅竄呂惠卿狀

商論

三國論

唐論

臣事策一

民政策二

古今家誡序

武昌九曲亭記

上樞密韓太尉書

曾鞏子固

卷二十七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寄歐陽舍人書

戰國策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臣事策四

元祐會計錄序

齊州閔子廟記

黃州快哉亭記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福州上執政書

與孫司封書

列女傳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先大夫集後序

卷二十八

送江任序

宜黃縣學記

越州趙公救苗記

墨池記

分寧縣雲峰院記

王安石介甫

卷二十九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原過

范貫之奏議集後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思政堂記

道山亭記

書魏鄭公傳

進戒疏

性情

周公論

莊周論上

答韶州張鍛臣書

周禮義序

桂州新城記

遊褒禪山記

讀孟嘗君傳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祭范潁州文

傷仲永

禮論

上田正言第一書

與趙尚書

慈谿縣學記

芝閣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讀孔子世家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范潁州文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一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川上廣樹 纂評

原道

物但據云韓文王首九文之法皆具于此賴山陽云首段是釋仁義道德名義非關老子也昔人不言及此故理沒一篇好文法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亦宜其所謂道也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也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沈確士云黃老盛於西漢佛始於東漢此未錯言之

吳楚材云佛星佛老難立點只重佛老一

林西仲云此段言接儒入老佛者之害道上段言入彼出此聖人之道猶存此則把聖人都混入老佛去了雖欲求亦無處求矣語意尤重自周道衰至此言有老佛則吾道愈危過商候云前段皆用

古今相比浦二田云此段推極其害

確士云此段水並耕章章竟之時數節好辭章水連行數節老泉長江大河潭潮流轉於此等文見之齊蘇靈江云此間排叙起提兩事併寫結攝兩事分寫俱是虛筆中間其實事十四箇或一事分句或兩事合句或單字寫雙字寫併起結俱十六件分叙悉用為之二

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其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

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頭上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思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澆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敗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斗抗衡

字為之二字疊用單
用九十七就中又分
四樣叙法第一樣單
用然後二字九四件
第二樣添用以字九
八件第三樣單用也
字九二件第四樣單
用而字九二件其他
字句有長短而頗坐
節卷之宜讀者不覺
其寧不厭其冗韓公
以後未有此乎也
山陽云八代之衰皆
使句短長齊而虛字
却異韓公者欲病世
故句長短亦差不齊

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
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
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
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
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
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
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
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
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

而用一様虛字貫之
是一代得力處
山陽云有聖人者立
此能處齊以上故此
處舉禹湯以復伏後
段傳授之家
楚材云著此感此一
段味使字長文便致
官
中并履軒云此是老
子之言而莊子之意
矣非佛道
墨江云將以有為也
五字自然回環上節
所言之聖人所為
十七為之二字筆力

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
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
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
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
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
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
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

千鈞者求此是此一
段字眼

呂晚村云此段言尊
其教者

山陽云血脉自君出
令云云是侯錄華

蛇法也詩二語通出
先王之教四字巧

謝疊山云此一轉妙
山陽云此段如大將

慶陣策聚一處福善
禍惡件々結局作大

文字者不可不念此
中法

疊山云連下九个字
字變化六樣句法與

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
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
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
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
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
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
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
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
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
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前章為之字相應此
是章法

西仲云以之為人云
云隱隱見博愛之仁

又云以之為心則和
而云云隱隱見行而

宜之義

山陽云所謂天下之
公言

茅廣門云道字包德
字

且棟云一篇博學故
用四以之字二則字

二為而字句上無甚
變化動說字眼以收
拾上文奔馬之勢提

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
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
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火其書廬其居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
庶乎其可也

儲同人云天具二曜五星三垣四宿及衆星之繁
然者太史公天官一書綜而舉之地具高山大川
州域土壤與其生植之物禹貢一書綜而舉之人
具帝王師相周公孔子所相生養經訓之理原道

道字以顯通

疊山云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是轉轉如何收拾結得

山陽云鯨鯨孤獨有此句正是實落處置文氣亦峭切不盡

楚村云兩可字呼應作踏言有盡而意無窮

鹿門云關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流最難鑿定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

人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眉一承六服一尾 晚村云欲原道必先關佛老此是韓子之舉根本孟子其關之也以怪字為眼怪字亦從孟子反經意生出前段推究本原仁義道德之說

一書綜而舉之詞少義該蓋三才之隱括

吾道別於異教在有為無為以有為為教合仁義而言道者也以無為為教去仁義而言道者也先言老次及佛後或兼言老佛之害或分言老佛之害見俱屬怪誕不經為生民蠹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之道教以相生相養而除民之害者誠有易明易行而斯須不能離者也本布帛菽粟之理發日星河嶽之文振筆直書忽擒忽縱董之醇粹運似賈之雄奇為孟子七篇後第一篇大文字

以求其端後六段指斥其誕妄駁棄為生民之害以訛其末却暗藏樞軸于中間以等處極不易識原道之文極正亦極變極湖大亦極細密讀者不可一字跳過 山陽云韓公此篇自學書取法來而難以莊子應帝王此著書詔後之體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

性之不一，語東上而
意已自足。
又云：性品情品二段
於荀揚勝近之，乃領
與孟夫子編微同耳。
此是之學之未解處。

少者為則少，及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
於一而情於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
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
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

山陽云：平叙無他奇
不顯，歸公他作，亦奇
怪。
春山云：歸之為本作
為之，今依將本解
文改之。
性運云：性之性行三
品之謂，性水孔子不
移，性也。孔子之謂
不移，止論人品也。
及在可移上，是不可
以繫言其性，故昔人
云：是之原道大哉。原
教原性大哉。原情信
然。

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放氏
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
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奸。督
叟之舜，蘇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
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
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
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
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

性之不一，語東上而意已自足。
又云：性品情品二段於荀揚勝近之，乃領與孟夫子編微同耳。此是之學之未解處。

朱晦菴云此篇之言
過而推遠其其言五
性尤善但三品之說
太拘又不知性之水
善而其所以成善成
惡者由其氣稟之不
同為未盡耳

何晦夫云此篇身論
人者為夷狄禽獸之
主當有一視同仁之
心收拾皆在本二句

佛老而言也。誰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孟子云性善以本然之理言也。韓子三品之說以
雜乎氣質言也。本孔子性相近二章而推勘之。至
云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理倍
足論倍圓矣。直舉直劈。老餘無技。有壁立千仞之
崇。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
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

前而說天地說人亦
本原之論故名原人
山陽云起乎平乎忽
一脈乃着精神後又
以平乎說說出然則
一問於通休不足解
人觀聽

經大典云主無則字
而此有之不苟
又云以下始入正義
論一故字可着眼
山陽云以三主字成
論論本領主字勉句
結東可括領性法
大典云以聖道之要
結之二句心用意廣

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
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
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
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
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
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
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
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上闡中庸下包西銘五原中奇而法者東坡駁一
視同仁為近於墨氏其論甚辯然一視而同仁體
也即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篤近而舉遠用也即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本無罅隙可攻

又云一篇不足二百字而因轉錄生無餘可圖先覺夫

山陽云水欲附物惟鬼神之異以謂鬼神之感却如是若筆所謂人自屋中去子越天外來者可指作文奇九之所介

又云通篇數段皆以三層法以其有須推讀者不覺其技耳

泰山云既畫也

黃氏曰抄云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怪也其說亦工原之為義皆推明正理以祛世俗之惑若字若然而今亦然理然而事亦被則亦何怪公之原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

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人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無形與聲鬼神之常此中庸所言鬼神也愚於物而為形聲鬼神之變此左氏所言鬼神也篇中說

得周密可以知鬼神之情狀矣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忘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

贊材云此孔子所習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晚村云篇中人已字着眼

二田云開手便是原字欲原毀之根先稱古君子原出無毀之根

尚候云重周輕約詳廉惠忘此八字乃一篇眼目篇中議論皆

按八字衍出唐荆川云只轉說一通更見精神

確士云二役似時文二股連下今之君子二役看又是二大股

楚村云已上罵古之君子作兩頭是寬二田云轉意今之君子正原出毀之根

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善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

楚運云：禹傳天下於子，孟子言之甚詳。大抵孟子主天命而言之，湯之以人事言之，其致一也。

山陽云：金每疑孟子之編，是命而有德者，大抵堯舜禪代，非如後世所稱述，必有緣故。堯舜禹上而有傳，堯舜禹禪代，實于故傳天下耳。戰國游士，誇談網說，或不及人情之論，遂致子之、曾之編，雖孟子不免時賢，韓公此論甚高。

不測事情矣。
山陽云：一編皆堯舜至末，履歷行一結，以成文字。
鹿門云：到末又作一難編，實備主作，惟是耳。
山陽云：堯孟而不傳於孟，所以為難述之。

或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更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以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也，大禹之慮也。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過賢，則爭且亂。天

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傳子自是常法。堯舜傳賢，適遇同時有舜禹耳。若沒云禪授而不得聖人，未有不生禍亂者也。文胎源孟子而議論尤為周密。

山陽云韓公一代作
文滿家其有大經於
世歟吾當以此篇為
第一

泰山云快筆

甘白云武下克殷微
子持春器以問中門
滕行而前以告武王
款復其位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
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
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
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
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
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翠卒泰山不足為高巍
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
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
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

山陽云再以今人稱
之無此一節不成文
宗可見其用法又可
見其用法

又安待處十五字
秋霜則日此一節上
意如置之數端後出
人意外極正大之論
極奇變

泰山云空石作伯夷
論駁其理及此之論
意由是入觀空石之
表人沈氏之言嘗

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
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
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
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乎故曰
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雖
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夷齊何待稱揚頌夷齊為千古臣道立之坊也用
意全於掉尾見之○武王伐紂所以救天下也夷
齊恥食周粟所以存臣道也二者並行不悖乃王
介甫駁夷齊無識死事謂與太公同有伐紂之心
是將使亂臣賊子公然以伐暴為詞而實充稽誦

輩俱得藉口矣。君子立言可如此顛倒邪。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但依云此與舊解頗難說。類皆退之。李元。二田。公。軍。師。字。皆通。蓋。故。當。每。句。對。下。觀。此。句。位。伏。機。亦。提。顯。例。晏。野。豐。山。云。固。字。新。上。前。字。亦。字。係。上。周。字。山。陽。云。吾。師。道。也。句。牽。上。搭。下。最。妙。

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感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相。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

雙村云。思作歎。若承若起。佳甚。疊山云。已上言師道。不訂于个。所以其學不及古人。聖字是今人一生尚難。又云。此是雙問。文法要有他巧。雙山云。公神明於雙法。此小學大遺。與上師道之不傳也。又矣。之句。皆身絕妙。絕不。曾使人不能之。求之。周泰古文亦不易得也。山陽云。草澤英之問。

之則曰此等禮要者
其補寫生物文中當
必有此等著色處
二田云以聖無常師
誰又有師

祖傳云先德應前再
括道書二字終焉
山陽云此處委曲詳
盡故結處唯一兩句
便止此文章繁簡互
用法也

同人云題易迂就淺近更指點乃無一點迂熟會王理學文似未解此有股有束中間以類相股
議論明以

山陽云揚雄師儒其
文亦模擬之但韓公
每每稱之王比之五
荀殆不可說

健遠云荀子非十一
子蓋以子子並孔子
謂子思孟何先王
而不知其統性思屬
人之性思禮義主於
聖人之德此其法也

子畏弘師襄老聃邴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
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
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
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
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漢人經學之傳宋人理學之傳維其授受各有淵
源也唐人獨恥相師故昌黎切直言之參柳子與
韋中立論師道書愈見

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
王易王霸易滿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
好事者各以其說下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
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
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
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
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

不合於道而公所欲
別者歟
山陽武孟氏醇字醇
者也荀氏大醇而人
疵玉於揚不醇不疵
不足言也

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
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伊川程子云。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
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
蓋韓子待人以恕。
戰國時著書能明王道者。孟子外惟荀子一人。中
間性惡篇。顯與吾道相悖。餘可議者實少也。昌黎
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不沒其醇。不
掩其疵。是何等識力。○近日靈皋方氏刪荀管二
子。荀子俱近於醇。可云成韓公之志矣。

介軒云。必尺間有千
仞之勢。
變則云。節言腹之
靈輕下急轉。
又云。二節言靈之靈
重。
山陽武孟氏醇之靈。靈
一靈字。詞。靈於龍文
字。謂字。金。掌。本。妙。
又云。易曰。雲從龍。凡
句。是。為。雲。作。以。文。據
本。却。於。靈。尾。出。之。妙。
晚。村。云。龍。能。謂。龍。靈
聖。若。雲。喻。賢。臣。固。是
然。此。篇。是。比。體。九。章
間。能。用。容。應。之。靈。也。

雜說一

龍。靈。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注。汗。窮
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沮。陵
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
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
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
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李厚庵云。此條寄託至深。取類至廣。精而言之。則
如道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為事業文章。皆是也。大
而言之。則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興
起於百世之下。皆是也。

龍是主雲是賓層層轉換每下一轉令人駭絕

二田云神注憑依以
有狩于彼者俾足
又有若馳而又生變
以宥處並為獨造之技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二田云馬之伯樂猶
龍之賓亦所憑也
常有轉出捷頭出感
山陽土雲固不靈於
龍能乘此無有千里
馬馬常有而伯樂不
常有文之項到回環
千古定法

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家寒短章寫盡庸耳俗且○連龍說一篇六義中比體

東藍田云其龍之龍皆材龍之能
覆斬云地下試落一則穿即得正真是六字為一句非兩項對
山陽云馬也字亦邪為是
疊山云以篇主意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若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糧任之以重任其材可以盡用
新選關云是一篇借喻格語詠嘆會首使柳子作此點末竟露出正意觀科人堂記二傳可見矣
山陽云龍說於最尾難題為說於最切難題可見文法變化

獲麟解

雙村云先立一句重字伏德字

呂東華云婦人小子皆知此語昭處

祖律云第一節現

厥利云第二節現

祖律云第二節抑

大觀云實跡德字

傳之語而一似新新

不且非疏方是善能

呂雅山云作文大然

面句短須一句長若

承之進之最得此法

祖律云第三節揚淨

出字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有者吾知其為牛，有者吾知其為馬，有者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意重不祥，豈見有德而非時者，俱近不祥。孔孟以

降不勝數也。將盡忽轉，將絕復生。極文章之說，幻

脫村云第四段方轉

祖律云第四節抑

錢貴寶云由祥說歸不祥，由不祥又說歸祥，字少意多，圓轉流暢，筆力勝人。

聖歎云一篇只是一正一反，再一正再一反，每段又自作曲折。

山陽云龍說十里馬說，與此篇皆要見其論勢一徹一倒處，此文字流動圓活之所由也。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從羅剎劫，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山陽云到地層光等字，而是韓公口吻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從羅剎劫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從羅剎劫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從羅剎劫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

晚村云同業志不能
精四句遂有游難
西仲云此說非進舉
水旨

藍田云公字叶韻
西仲云有年二字隱
几久不得遷之意亦
非閒語

疊山云以上稱其勤
于已業
又云以上稱其勞於
術道

確士云六經左國史
漢不獨是則無不鍊
字鍊句鍊詞又鍊多
鍊者至宋人始是某

論氣變時文非古文
矣宋人中皆南唐間
有鍊句
疊山云以上見釋文
章之若凡

高侯云擬為先生解
解子之言可若款其
不然之詞

何孟春云以匠氏醫
師引起宰相用人處
自是正理有規諷特
相慶

但錄匠匠氏醫師是
宰相是主

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
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
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
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
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祇排異端攘
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
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言滿家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詰殷盤信屈聲牙春秋謹嚴
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能下逮莊騷太史所錄

予嚶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
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是宜先
生之於為文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
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
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
反教人為先生曰吁予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榑
榑榑侏儒椳闔扂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
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雖進巧拙
奸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

西仲云卒者下行解
上頭直趨以可
又云廢死蘭陵解上
竟死何釋句
曉村云引二儒占地
步
臨門云其遇於世何
如也冷語不盡
鄭東郭云言二賢不
過正以自辨

東郭云見無幾存右
人之心以終解弟子
之意又應前賢師匠
氏之說

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
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
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過於世
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錄其統言雖多而不要
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
月費俸錢歲糜廩粟予不知咻婦不知織乘馬從徒
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
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
之投閣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計班賞
之崇庠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
氏之不以我為楛而此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

卷一

孫盛夫云韓吏部進
學解玉川子月蝕詩
莫不披地倚天句句
欲沾如赤手捕長蛇
不能控勒騎駝馬大
旨出揚雄解嘲東方
朔定難班固答賓戲
而公過之

東郭云此篇出入北
騷追步班馬釋其字句全得左氏妙處初學讀而又之則下筆自有沛然之思矣○鹿門云此韓
公正正之說文章之神也其主善者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公慰無聊之辭托之人
自咎自責之辭托之已最得體

首段發端中段是駁後段是解胸中抑鬱反借他
人說出而已則心和氣平以解之宜當時宰相讀
之旋生悔心改公為史館修撰也按元和六七年
宰相為權德輿李絳未有愛才之心故其言易入
○多用韻語揚子雲解朝已然蓋用韻語則鏗鏘
作金石聲也

愛直贈李君房別

山陽云是恐非輯公
手筆不知沈文何意
致之

楚運云南陽公為徐
帥公佐其幕李君房
張嶧也自元六年進
士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
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
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
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
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
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
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
之甥也，人不為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
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以馮今
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

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
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歡忻於李
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
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愛直惜直也。張公任其去為張公惜，恐天下不能
行其道，又為天下惜。中間并有激厲李生使益堅
志節意。

點
唐宋八家文讀本卷一終

